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平定縣志卷之四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

起壬午明世宗嘉靖元年
盡戊子明世宗嘉靖七年
凡七年

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後殿災定皇考聖

母本生父母稱號

先是尊崇興獻帝后議既定詔告天下越數日帝復手
勅加興獻帝后以皇號楊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
後追諡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
帝鉅鹿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今興獻加稱帝后較之
前代已極尊崇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
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于本生之
書喬宇亦言正統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
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
壽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等復偕禮官執奏廷臣
諍者百餘人皆言稱皇非是請斥張璉邪說俱不報及
是清寧宮後三小殿災廷和等因言與獻帝后加稱列
聖神靈容有未安今火災示戒昭然可見給事中鄧繼
曾亦言天有五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繼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與今之火災廢禮失言之

效也帝勉從眾議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與獻帝后止稱本生不稱皇

質實
鄧繼會字

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甘肅總兵李隆與銘不相能會支月糧喉部卒請增值銘不許遂圍公廨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擢陳九疇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未至巡按御史喻茂隆按驗銘事以聞乃誅隆及亂卒首事者九疇抵鎮以甘肅軍政廢弛疏言弱額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從之

質實
五衛調甘州左

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

曰莊肅皇后皇太后邵氏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

太后

是月丁巳以上昭聖慈壽皇太后莊肅皇后尊號遣定國公徐光祚武定侯郭勛惠安伯張偉祭告天地宗廟

社稷戊午上壽安皇太后與國太后尊號仍命光祿等祭告王戌帝御奉天殿頒詔天下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

昭聖張太后為帝選婚臺官言大名質實皇后陳氏有佳氣求得后迎入宮册為皇后

冬十月振南畿湖廣江西廣西災

先是南畿及各布政司多以旱災告者帝詔撫按官講求荒政至是命所司發倉給振免稅糧有差時應天滁北合州縣十里一廠煮糜哺之全活無算質實席書字安人

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諡曰孝惠皇太后別祀奉慈殿七年七月改稱太皇太后

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平之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劫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及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

癸未

山東將吏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
 魚臺間突至曹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
 東明長垣河南南及保定守臣咸告急賊黨王友賢等流
 入祥符封邱南抵徐州廷議以諸道巡撫各顧其土事
 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乃命諫與都督督綱提督兩畿
 山東河南軍務以便宜節制諸道兵討之賊復流至考
 城官軍欲擊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中都留
 守顧愷與俱前方戰進忽三麾其旗先卻賊乘之官軍
 大潰將士死者八百餘人諫等連營進賊始滅質實顏
 鎮即今青州府博山縣地以齊孝婦顏文姜居此故名
 本朝雍正十二年始置縣金鄉東漢縣明屬兗州府
 今因之東明漢冤句宋宛亭金改東明明洪武初
 省入開州孝宗四年復置屬開州今屬大名府

葬孝惠皇太后于茂陵

先是太后崩帝欲祔葬茂陵數下廷議禮官不敢固爭
 楊廷和等言祖陵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帝不從及
 是卒祔葬焉

禮部尚書毛澄罷

澄字伯明

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
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
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諄耄
不能纂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
上帝輒慰留不允及是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
而卒帝深悼惜之贈少傅諡文簡○澄端亮有學行論
事侃侃不撓帝雅敬澄
雖數忤旨恩禮不衰

質實

今省為鎮隸屬滄州

歲星太白同晝見

夏四月旱

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成都皆旱赤地千里殍殣載道帝以災異勅羣臣修省

以宋儒朱熹裔孫墅為五經博士

正德間給事中戴銑汪元錫御史王完等相繼言朱子繼孔子者也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朱子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是授墅翰林院五經博士尋以西安學

質實

孔子之後有西安宋建

南渡因家衢州高宗命以州學為家廟賜田五頃以奉
祭祀五傳至洙元至元間命歸曲阜襲封洙讓爵曲阜
之弟治明孝宗十八年衢州知府沈杰奏言衢州聖廟
自孔洙讓爵之後衣冠禮儀猥同氓庶今訪得洙之六
世孫彥繩請授以官俾主祀事報可正德元年授彥繩
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時以在曲阜者為孔氏北
宗在西安者為南宗云西安唐縣明為建寧府治建安
三國吳析東侯官縣地置明為建寧府治今皆因之朱
壘朱子十一世孫汪元錫休甯人王完遂甯人

詔舉堪任府縣者

命兩京三品以上及撫按官各舉所知以聞

閏四月帝始修醮于宮中

帝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宮中日夜不絕楊廷和力言不
可引梁武宋徽為喻優旨報納然修醮如故給事中劉
最復上章極諫且劾文耗帑金狀而帝從文言命最自
覈侵耗數最言帑金屬內府雖計臣不得稽贏縮文乃
欲假難行事逃己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為廣德州判
官廷臣論救不納文憾不已噉其黨芮景賢奏最在途

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巡鹽御史黃國用復遣牌送之
帝怒逮二人下詔獄國用謫極邊雜職最成邵武其後
帝益好長生齋醮無虛日命夏言為監禮使顧鼎臣等
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
優詔褒答之自此詞實邵武晉縣宋即縣為邵武軍
臣多以青詞干進矣廬陵人夏言明府今因之劉最字
振廷崇仁人黃國用廬陵人夏言明府今因之劉最字
公謹貴溪人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

發明

似可有為乃莅政未幾即除弊政其冲齡英敏
方外日事禱祈甚至道號自稱端居攝養若天位無
所事事者雖秦皇漢武亦不至是而推原其始不過
一猥鄙之宦豎為之發端實則由君心僻好於長生
而蠱惑乃得夤緣而入所謂物先腐而後蟲生也若
鼎臣以清華之選大雅著作雍容揄揚自可以結文
章持達之知何遠承風希旨撫拾羽士游談以為供
奉遂致詞臣踵以青詞為拜獻先
資要津捷徑作備之咎可勝責哉

六月免嘉靖元年天下稅糧之半

以災傷也是年遼東河南饑復命發粟振之

秋七月南畿大水

江淮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人畜無算吏部侍郎何孟春
 奏卹災八事曰禁奢靡曰慎賞罰曰減百官俸薪阜隸
 曰革冗費曰廣聽納曰安撫江淮百姓曰鄰近州縣不
 許遏糴曰免來歲被災州縣稅糧帝命文武官俸如故
 餘悉從之

刑部尚書林俊罷

帝即位以俊耆德宿望詔起工部尚書改刑部時俊年
 已七十引疾力辭不許即抵京師會暑月輟講舉祖宗
 勤學故事以諫數為帝言勤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朝有
 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風采中官葛景等奸利
 事覺為言宮所糾詔下司禮監察訊俊言內臣犯法
 司不得訊是宮府異體也乞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
 治都督劉暉下獄俊當以交結朋黨律言與許泰同罪
 請斬以謝天下廖鵬廖鎧齊佐王獻論死屢詔緩刑俊
 乞亟行誅又劾谷大用占民田萬餘頃皆不聽中官崔
 文家人李陽鳳索匠師宋珏賄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
 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鎮撫司俊留不遣力爭不納明
 日又奏帝怒責陳狀俊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

八月封張鶴齡為昌國公

奸盜付鎮撫訊鞫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
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文本先朝漏奸罪不容誅茲復干
內降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為若輩壞亂至此也
俊每以持正屢見格遂乞致仕詔加太子太保給驛歸
及大禮議定得罪者或杖死俊聞之從病中上書言古
者鞭扑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
又非所加于士大夫也成化時廷杖率容厚棉底衣重
檀疊裏然且沈卧久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合去
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見化治時惟叛逆妖言劫盜下
詔獄始命打問他犯但言送問而已今一槩打問亦非
故事自去歲舊臣斥逐殆盡朝署為空乞聖明留念既
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
柝魯鐸輩宜列置左右臣衰病待盡無復他望敢效
古人遺表之意敬布犬馬之心帝但下所司而已

實 呂柝字仲木高陵人

時並封后父陳萬言為泰和伯吏部尚書喬宇言累朝
太后戚屬無生封公者張巒亦歿後贈今奈何以父贈
為子封萬言封伯視巒更驟非制
願陛下守典章以垂萬世不聽

質實

陳萬言肅皇后父也起家諸生

申甲

三年春正月地震

兩畿河南山東
陝西同時皆震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下廷臣議

引漢議以定興王典禮比
例固為失當然至尊以帝
號稱為本生于嘉靖報本
之志亦無歉矣乃桂萼等
承望風旨遂請改孝宗為
皇伯考則悖謬實甚蓋父
子之親不可絕而尊卑之
分亦不可踰孝宗在位日
久授受次序甚明獻王本
藩服終身豈可令躐相傳
正統致生僭倂之嫌况祖
禰定于一尊前此皇叔母
之稱張璉固言其應用君
臣禮見而忍合孝宗獨蒙
此號則入廟薦祿又將何
以處之乎萼等迎合希恩

孝宗興獻帝稱號定已久尊崇議且寢莠在南京與張
璉同官日夜私詆朝議而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員外郎
方獻夫初以大禮未定各草疏請追崇所生意與璉合
疏具聞中朝競詆璉為邪說懼不敢上皆為萼所見萼
揣帝雖勉從廷臣意終未慊遂上疏請改稱號并錄書
獻夫二疏以聞畧言禮官失考典章納陛下于與為人
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與國太后歷
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
璉等獻議論者指為干進逆箝廢非致達禮者不敢駁
議竊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懷與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
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與獻
帝曰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
協事天事地之道至廷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范純
仁告英宗曰陛下受仁宗詔為之子封爵悉用皇子故
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
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為之子則陛下非為人

不顧素緒傷倫陷其君為
過舉實名教中之罪人耳

後而為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與獻帝母與國太后又何
疑臣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
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部尚書汪俊會廷臣七十
動手詔下廷臣集議於是禮部尚書汪俊會廷臣七十
有三人議曰祖訓兄弟終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宗
親弟自宜考孝宗孰後與為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
禮傳曰為人後者孰後與為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
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孰後與為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
也宋范純仁所言蓋言恩意尤篤益不當不顧私親非以
生前為子者乃為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程頤
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實不出此蓋程頤
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于私恩故所繼主
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各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
斯亂大倫始為今日發也議上留中而特旨召摠萼及
書于南京俊不得已乃集羣臣請加皇**質實**席書方獻
字以全徽稱帝亦留之十餘日始報可**質實**夫二疏見
明史本傳書疏畧曰宋英宗入嗣在衮衣臨御之時今
上入繼在宮車晏駕之後議者以陛下繼統武宗仍為
興獻帝之子別立廟祀張璪霍韜之議未為非也然尊
無二帝陛下于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既奉孝宗為
宗廟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與獻王此萬世不刊
之典禮官三四執奏未為失也然禮本人情陛下尊為

天子慈聖設無尊稱可乎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
此情之不能已也為今日議宜定號曰皇考與獻帝別
立廟大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似或一道
也蓋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
篤而本支不淪尊親並行不悖至慈聖宜稱皇母
某后不可以與獻加之獻諡也豈宜加于今日哉獻夫
疏畧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
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一則守禮
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為不然據禮經喪
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也支子不可也又曰為人
執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
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為是禮者蓋謂有支
子而後可以為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為人後者也今
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後無支庶乃使絕其後而後孝
宗豈人情哉且為人後者父嘗立之為子子嘗事之為
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為
子陛下于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以後宗而
強稱之為考豈名實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合于禮經之
言也又按程頤濶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為父不當以濮
王為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
嘗育英宗於宮中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
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興

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
 之事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
 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為子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推
 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
 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為有後哉
 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
 社稷之重矣是實為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
 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
 也夫與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
 為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
 其可也且天下未有無父之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
 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為心哉臣知
 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
 以為與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孟子曰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為
 達孝豈有子為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
 為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異
 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
 者天下之三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
 也與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
 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廷復稱孝宗曰皇伯稱與
 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

明世宗嘉靖三年

非准得先王制禮之義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
矣桂萼字子實安仁人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

二月罷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

自帝即位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
 事有所持諍及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
 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專恣無人
 臣禮帝意遂內移會帝遣內官提督蘇杭織造工部及
 給事中御史皆以江左比歲不登請毋遣不聽趣內閣
 撰敕廷和因極言蘇杭諸府旱澇相繼淮揚徐邳田廬
 漂沒幼穉計斤而鬻母子赴水而死更重以織造恐激
 他變敕書必不敢草帝趣愈急戒毋瀆擾執拗廷和力
 爭言臣等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
 是聽陛下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
 以織造為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化
 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嘗有之創自化
 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詔中官之侍路緇塞殆盡天下
 方傳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帝為謝不審俾飭所
 遣中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於是廷和累疏乞休及
 更議大禮不合疏語露不平帝遂聽之去言官交章請
 留不報廷和既去乃議
 稱孝宗為皇伯考矣

三月罷禮部尚書汪俊以席書代之

帝諭建室奉先殿側祀獻帝王俊上疏爭曰陛下入奉
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與獻
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宗亦不得
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與獻帝不得迎養壽
安皇太后于藩邸陛下得迎與國太后于大內受天下
之養而尊祀與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
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于正統無嫌乃
為合禮帝嚴旨切責趣立廟益急俊曰立廟大內有干
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令集廷臣大議俊等復上
議曰謹按先朝奉慈別殿蓋孝宗皇帝為孝穆皇太后
耐葬初畢神主無薦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
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為本生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
漢哀帝為定陶恭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為不可哀帝不
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有可以為堯舜之資臣不敢導
以衰世之事請于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他日
襲封與王子孫世世薦享陛下不納仍命遵前旨再議
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帝不納仍命遵前旨再議俊再
疏乞休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代之書未至令
侍郎吳一鵬署部事一鵬持議如俊言并請下璽萼等
法司按治帝報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

御製

明世宗嘉靖二年